



名家档案

王久辛：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协诗教委员会委员。

梵净山记行

王久辛

经查考：梵净山，于汉代正式载于史册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梵净山为“三山谷”，唐代《元和郡县志》改称“辰山”，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称其“思邈山”，这之后佛教渐入中国，再之后，到了明初才有梵净山之名。我理解：梵净山，在这里为“清静”“寂静”，即回到内心，心境修身之意，亦非佛教所属。但凡人有所求，皆可来登高望远，舒放身心，强筋健体，补充元气，无需吃斋念佛，就是说，梵净山乃天下人之山。

—— 题记

我8月7日飞抵遵义，8号到达铜仁，9号上午随贵州作协采风团一行，来到梵净山下。之后，改乘景区专车，盘绕20分钟，至缆车站停下，再乘空中缆车，开启第一个观光环节。据说梵净山有2767种动物，其中黔金丝猴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被誉为“地球的独生子”。还有猕猴、猕猴、云豹、林麝、毛冠鹿、苏门羚、穿山甲、红腹角雉、白冠长尾雉和大鲵等14种。缆车上，我睁大眼睛，四处张望，许是太高，我还是一个动物也没看到；却闻鸟语雀跃，啁啾歌唱。看来，会飞的不仅有翅膀，还有天籁的传声筒，一样的清新动人。

遥望窗外原始的洪荒景象，真是令人迷醉。我们的缆车由山洼向雄伟壮观的一座座山头徐行，感觉很是惬意、轻轻松松就翻过了层峦叠嶂的大山，要不是乘坐缆车，估计我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梵净山腹地的风光，更不可能由近及远地眺望海拔2572米高的梵净山主峰——凤凰山。只见那绵延的山峰上缠绕着行云，感觉我们在走，它也在走，方向刚好相反，所以走得飞快，这恰好应了那句“看云卷云舒，去留无意”，而我不仅有意而且有心，却是一样的留不住，那云的消散云开与浓雾重来的势不可挡！看，此刻有几缕阳光穿过云雾，斜插山峰，那金色阳光把峰尖瞬间照亮，像一柄镀金的宝剑之锋芒。闪闪发光，锃亮耀眼，巍峨挺挺，真是“刺破青天锃未残”啊！哈哈，这才是我要想看见的雄峰啊！却是在走，一刻不停。所谓最美的风光，其实就是这样活的、动的、稍纵即逝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、真正动人的美景，而且永远都是一次性的，不可复制；像好诗一样，都是即兴的极致的闪光，一瞬即逝，捕捉到了，是福分，捕捉不到，那就是天意难求啦。所以，旅游永远充满了诱惑，你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何等奇幻的神迹。喜欢旅游的人，不辞劳苦，登高爬低，大抵都是渴望着获得新异神奇的风光之人吧？好好，那就继续加油。

的确，好景一闪而过，然而给人留下的美感，却潜入心底，没准儿啥时候，就会冒出来，闪现眼前。到站了。下了缆车，我们一行再次开攀，听导游介绍，她说，从现在的索道站出发，如果上午时间都算上的话，到达森林栈道，要40分钟；再往蘑菇石，要20分钟；从蘑菇石爬到老金顶，要50分钟；最后，到达红云金顶，还需要30分钟，这是梵净山的精华线路，全程3个多小时，大家随便选择两个景点或全程吧？我在前边带路，大家跟上，出发。于是乎，大家就跟着她，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、向前快速地

逐步……

这两年，我每天坚持快走一万步，所以，我有点满不在乎，开始上得飞快，心想：“跟到走”就是了。然而，始料未及的是：向上的台阶没有尽头，而且越来越陡，后来我的左膝关节竟然一用力，就炸裂的疼，每向上一个台阶，就要闪电般地疼一下。我前边的作家王剑冰显得很轻松，一会儿就蹿出老远，而我后面的诗人高旭旺，似乎也随时都可以超过我。要知道，他们俩个都比我大三四岁，我岂能落后？忍着疼痛吧，但每上一阶，左膝关节就要炸裂地疼痛一下，一下一下的，让我实在难以忍受，怎么办呢？我冲上喊道：“上边平台还远吗？”前边的王剑冰说：“不远了，马上就到了！”于是乎，我鼓起勇气，着力于右脚用劲儿，尽量让左脚踩上之前，人就跟上去，这样似乎好了许多。我寻思着，过去没发现左膝关节有病病呀，该不是这次的梵净山之行，在向我发出预警吧？

终于来到了平台，这里是眺望凤凰山的最佳角度，大家围在平台上轮流着与凤凰山合影留念，我说：“我怕不能继续上了，左膝关节一用力就疼”。高旭旺很关心，说“兄弟，旅游就是玩儿，不必较真儿，别上了。”王剑冰凑过来说“我陪你，咱哥俩在这周围转转也挺好。”而此时大家已经拍照完毕，又要接着向上爬了。诗人南鸥头发了大半，且脑袋后束了一个大尾巴，加上额头前的刘海儿在山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扬起，自然就有了几分仙风道骨的沧桑感。他见媒体小女生正举着相机对着他拍视频，他也不含糊，立刻就冲着镜头喊叫了起来。

于是乎，我和剑冰便留了下来，刚找了个石凳坐下来歇脚，就听到那个拍南鸥视频的媒体小女生惊呼了起来：“快来看，快来看，刚才拍的那条短视频，发出就这么一会儿，竟然10万+了。”小姑娘拿着平板给身边的小伙伴们看，眉飞色舞，喜形于色。

我与王剑冰一边闲聊，一边看着上上下下的游客。我发现：上山的都是低头向上，面无表情，偶尔抬头，也是向上张望，充满了未知的茫然，仿佛在问——还有多远才能到？而山下的就不一样了，无论老少，一律充满了自豪的满足感，与上山人眼儿里的茫然相反，是知道了真相之后的，或张扬或内敛，或淡然或无所谓，这是不是有点儿人生的况味儿了呢？上的上，下的下，摩肩接踵，匆匆忙忙，然而不同的体验却有着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发现与收获，而我和剑冰兄的不上不下又该有怎样的感悟呢？还是大先生毛泽东英明，他早就体验过了这一切，所以他有

名句流芳百世：“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热风吹雨洒江天。”还好，那天还真下了点小雨，却是洒在了我们下山之后的盘山小路上。

其实吧，没有登上老金顶与红云金顶，我的内心很是遗憾。傍晚时分，铜仁市政府的张晓亮副秘书长坐在我身边，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思，便对我说：“梵净山方圆700里，与印江、松桃交界，不仅是沅江之源，还是沅江与乌江的分水岭。我从小到大，从各个角度上过多次数梵净山，但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，你这次只是从一条路上，上了个半山腰，也就是打了卡，与所有第一次上山的人一样，对梵净山的认识都差不多，也都是个打卡的级别，没什么好遗憾。要真正认识梵净山，就要常来，反复来，来上十次八次，二三十次，一来就住到山里，吃山野饭菜，住山风吹的茅屋，爬没人走过的山坡，到了红云金顶，才能看到梵净山真正的风光。”“你看到过红云金顶吗？”我问他。他说：“我上过300多次金顶，只遇到过一次。”“那是个什么景象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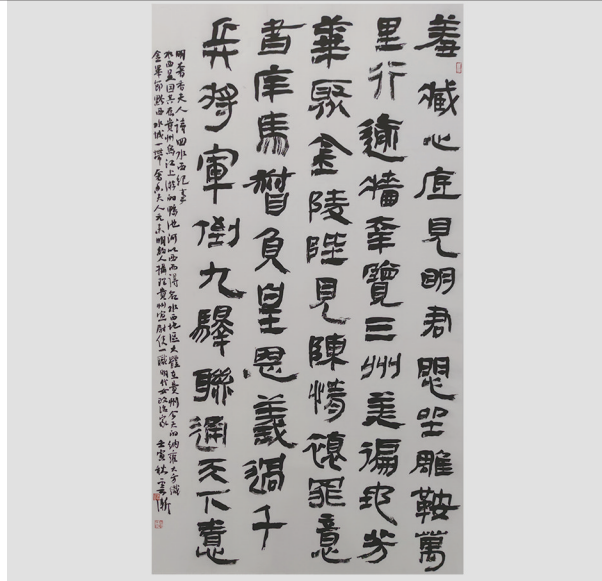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：“那次是陪我妹妹一家三口，天不阴不雨，也还算是晴天。时间有限，他们来几天就要走，所以选好了日子，就不能变了。那天大雾弥漫，我们是顶着雾岚上到了金顶，结果，上下左右都是白茫茫的云雾，俗话说的那个‘如坠云雾里’，就是那个感觉，一家人都被云雾遮挡，互相谁也看不见谁了，你喊我，我喊你，周围的游人，也是一样，都在喊，都被云雾缭绕地找不着北了。这时候，天空突然射过来一道金光，之后变成了金环，只见那云雾绕着金环向上翻滚，从下而上，不停地翻滚，不停地翻滚，奇妙，奇幻，奇特之极！持续了一两分钟，然后，瞬息之际，就又回到了重云雾雾的遮蔽状态。我就见到过这一回，去过300多次，总算亲历红云金顶，情境无二，终生难忘。”

如此说来，即使我上去了，也可能见不到、遇不到红云金顶，然而我仍然渴望着能一睹它的真容。于是，我便给张副秘书长发了个信息，问他有没有照片。结果，他给我发了三张照片，但与他讲的如身陷困厄般的云雾之中，完全不一样，应该是航拍的，那是红日东升之际，只见云海汪洋之中，梵净山主峰凤凰山只露了个头，周边全是云雾的波浪浪峰，绵延无尽，在红日的普照之下，曙红漫透金黄，金灿灿中裹着红彤彤，像画一样，万顷碧空，无穷无尽的辽远……

嗯，大美难得得之，还是航拍，得科技智慧大发展。否则，没有如此科技，没有手机微信，那被描绘得神秘极致的红云金顶，如何能让我看到这大自然真真切切的、大美壮阔的无限风光呢？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隶书《明·奢香夫人 回水西纪事》 伍剑

羞藏心底见明君，闲坐雕鞍万里行。逾谿幸览三州美，遍地芳华聚金陵。陛见陈情怀罪意，书斥马督负皇恩。又过千兵将军倒，九驿联通天情情。

伍剑：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委员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齐白石纪念馆(美术馆)馆长。

丰碑光照先烈壮举

困牛山红军跳崖壮举史实发掘的回忆

■ 赵运乾

2021年清明节前后，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，石阡县一些机关干部到困牛山红军纪念馆、红军墓前追思先烈，缅怀壮举，学习党史，一些中小学生在清明节前也前往为红军扫墓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，与此同时中央和省市的新闻单位作了报道。红军指战员在困牛山集体跳崖突围的壮烈历史得以重见天日，名垂青史。

说起这件事，笔者与此还有些关系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认识了一位老红军，他姓唐名叫唐仁均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《火花》杂志主编，是山西省文联的负责人之一。他对红军长征的历史有广泛的研究。他听说我是石阡人，便和我谈起了红军长征时，在石阡甘溪与国民党有一场恶战，大部分突围出去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，未能突围的另一部分，被逼上了一个叫困牛山的地方，几十名红军战士跳崖壮烈牺牲，很是壮烈。可是红军长征史料中却记载很少，他要我回石阡调查一下，搞清楚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跳崖的史实。

我回到石阡后，专门拜访了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石晓梅，她表示一定安排人去调查，不久她调离了石阡，我再次与石阡有关领导谈及此事，他们做了一些调查，但没有明确的结果。后来一个叫杨又铸的年轻干部很热心这件事，做了深入的调查，终于搞清楚了红军长征时在石阡的战斗史实。石阡县的领导也很重视这件事，决定请省里的有关专家、教授、学者前去现场考察确认。

杨又铸来到贵阳告诉我邀专家组并请我参加，我当然愿意。专家一行到了石阡，到现场实地考察，参加了当地领导和群众参加的座谈会。专家组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史实后进行认真分析，确认跳崖人数达100多人。

首先搞清楚石阡甘溪的两个同名地点，一个地方叫甘溪，一个叫甘溪槽，在这里是萧克将军指挥的甘溪战斗，战斗非常激烈，牺牲了许多红军战士，但终于突围出来，在印江木黄会师。一支由龙云师长率领的红军队伍，在龙塘乡困牛山发生战斗，在红军长征史上有明确记载。

这支红军既负责掩护红军前进，又负责阻击敌人的后追。他们从思南过来，赶到甘溪槽时后面有黔军追赶，前面有湘军阻截，敌军占领了有利山头，红军却在甘溪槽的田坝里，战斗地势非常不利。他们不顾疲惫的身体，冲上困牛山，占据比较好的地势，便和追过来的黔军和地方民团展开了战斗，打了一个胜仗。

接着黔军的后续部队赶到了，红军寡不敌众，只好退却，找突破口突围。当时指挥战斗的团长叫田海清，他决定部队分两部分突围，一部分200多名指战员跟随龙云师长，选择敌人较为薄弱的方向突围；一部分掩护龙师长在原地阻击敌人。龙师长突围出去后，在岑巩受伤被俘，1936年2月因病交加于湖北武昌去世。

田团长率这部分红军顺着山势且战且退，准备冲下山坡。不料退到山坡边，有一条小河横在前面，河不宽，但河谷很深，河的两岸都是悬崖峭壁，后面的敌人追过来，在激烈的战斗中，英勇的团长壮烈牺牲，其余红军寡不敌众，只好跳崖突围。

当地老百姓说，红军战士跳崖时，对岸的敌人用机枪扫射，有的被枪弹打死，有的跳崖摔死，真是悲壮惨烈啊！当时天昏地暗，山在鸣咽，水在哭泣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绝大部分红军战士都壮烈牺牲。只有两个躲在岩缝中幸存下来，被当地老百姓发现，悄悄带回家藏起来给他俩养伤治病。有一个伤病员回了老家去了，另一个留下来给老乡收养隐姓埋名，在这里成家立业，结婚生儿育女。新中国成立后亮明身份，自己是困牛山战斗跳崖的红军幸存者。当地政府也一直关怀照顾他。可惜专家去考察时，这位老红军已离开人世，只有他儿子参加座谈会，讲述了红军战斗的故事。壮哉红军！伟哉英雄！

困牛山红军烈士歌
石阡有座困牛山，红军到此战敌顽。
鏖战一日弹粮绝，四面敌人围上来。
百余战士无处去，飞身跳下悬崖去。
敌人机枪纵横扫，烈士鲜血映红天。
鸟雀乱飞青山哭，黑溪河水齐鸣奠。
当地百姓心中记，常在岩边洒酒奠。
党和政府发现后，烈士遗骨葬山前。
建党百年人民庆，红军英烈已安眠。
墓冢巍巍千秋史，丰碑光照新纪元。

(此文为作者遗稿)

尹珍务本堂怀想

■ 雷霖

没有强健硬朗的体魄，没有坚毅果决的眼神，没有勇敢的心，别说不成，想都别想。我无数次走进务本堂，无数次对着尹珍塑像发呆，我想过尹珍的无数种样子，是单薄板儿的读书人呢，还是粗粗壮壮的肌肉男？是精致小巧的，还是高大威猛的？是见人一笑脸笑，还是目光两把刀？

尹珍，字道真，生于公元79年，东汉牂牁郡毋初（今贵州省正安县）人，《后汉书》卷八十六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“（东汉）桓帝时，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，不知礼义，乃从汝南许慎、应奉受经书图纬，学成，还乡里教授，于是南域始有学焉。珍官至荆州刺史。”可见，尹珍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、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教育家和书法家。

走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正安尹道真务本堂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河畔的务本堂，占地面积约8900平方米，包括务本堂、魁星楼、字库塔、通道牌坊、尹珍墓和“尹先生务本堂”碑、“重建务本堂小序”碑、“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”碑、“学者必由是，庶乎其不差”楹联等。务本堂最初是东汉永初元年（107）尹珍北学还乡后创建的三楹草堂。当初的草堂早已不见。有唐一代，正安属珍州乐源县县，乡人在务本堂旧址设书院，改务本堂名为乐源书院；宋、元至明中期，务本堂废；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，遵义府知府孙敏政尊前贤励后学，在旧址重建；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遵义府知府陈师沅重修；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正安州知州赵宜霖重修；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正安州知州朱百谷修葺；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正安州知州于钟岳修葺；同治年间被毁，光绪四年（1878）复建；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增修。

我常常想，尹珍应该是个把读书上升到了治国平天下高度的读书人吧。他不可能像有的读书人那样，把身板读得比竹筒还要薄，把皮肤读得比纸张还要白。他要走那么远的路，求学前要从毋初走到洛阳，求学后又从洛阳走回到乡里毋初。教学之中，依然要山山水水上下下上坡坎坎地走。而且，他不大可能像孔子那样坐着车到处走，那是北方，平。尹珍走的是西南夷，南方，陡。有路也不是好路。况且，大多没有路，得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探出条路来。如果没有一副好身板，那是扛不下来的。

尹珍之勇，在敢于人先。尹珍大概自幼聪颖好学，天资过人，行事大胆，常有

奇思怪想，不会沿规循墨。不然，他绝不可能产生北上求学这个大胆念头。大多数数人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大胆念头。为此，尹珍要敢于孤身荒野，也敢单骑赴敌，敢仰首吐舌，敢低头咕咚，敢单手捉蛇，敢赤脚踩地。只有这样，他才敢把自己丢进深山，趟进大河。他才敢二十岁时，跋涉千里，远赴京师洛阳，拜许慎为师。他才敢回到家乡四方行走，用脚尖在西南大地上凿出文教之路。

尹珍之智，在务本求实。通过务实地学习和思考，尹珍对人，怀了谦卑，对生命，怀了敬畏。他的心更多的时候是温软的，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慈悲的。在路上，他会为受伤的蚂蚁流泪，他会为长者折枝，他会为孺子摘果，遇到弱者欺负，他会唾面自干。身在他乡，他会时常梦见老母。知识越学越多，眼界越来越宽，看到的就越来越远，自己却越来越感觉卑微。于是尹珍成为了大学问家，却觉得自己一无所知。尹珍成了大书法家，却觉得自己并不懂书法。尹珍成了大教育家，却觉得自己并不懂教化。

尹珍之功，在崇文重教。他的学生是一个一个的生命，他的教育不是鞭子和绳索，他的学堂不是囚笼。尹珍尊重学生，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性情，因为他把学生当成活生生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与一个活生生的人相比，天地间不管什么东西都会失去终极价值。

尹珍之德，在回报桑梓。尹珍在许慎那里学了八年，二十八岁那年，终于学成。当他决心回到故乡西南去开文教先河的时候，许慎甚感欣慰，说：“吾道南也。”回到故乡的尹珍，在今天的贵州省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河畔，手建草堂三楹，立志教学。尹珍官至荆州刺史。因年老辞官还乡，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，矢志育人。务本堂之名，出自《论语》的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从此，尹珍成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先行者，“凡属牂牁旧县，无地不称先师。”公元162年，尹珍病逝，葬于务本堂后。

千百年来，多少人走进务本堂，在尹珍墓前发呆。我也一样。我能感受到尹珍高大健朗的身躯如大泰山挺立、坚硬如箭镞一般，那指向遥远时空的下巴，那慈悲而略带沧桑的脸，那嘴角边隐隐的半丝微笑……千百年来，他从以前走来，他又走向以后……

务本堂前的流水，不舍昼夜；尹珍墓前的青草，春天又生。

千百年来，正安人一直在修葺务本堂。或许，每个正安人，甚至更多的人都在心里不断修葺着务本堂。

澄明三思湖

■ 傅立勇

这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季节，多么希望来一阵风，又一阵风，哪怕是只能让水面泛起涟漪的微风。假如让时间往前挪移那么一点，哪怕是一点，就能听到落叶簌簌，感受到秋高气爽的韵味了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没有理由不按捺住焦躁的脉搏，让内心平静一些，恬淡一些。

还好，遇上了三思湖。这个地方我来过，但现在站在它的面前，我却认不出来了。因为它变了，从一个满脸污垢的山姑，变成了楚楚动人的仙子。五年前，它还是闲置的烂水田和鱼塘，又黑又臭，藏在桐木岭一个狭长的山坳中。后来，终于有机会摇身一变，成了阶梯式的三潭湖水。如果它真有灵性，那绝对少不了那种一觉醒来，从小丑鸭变成黑天鹅般的惊喜。

一个人在湖畔徜徉，你竖耳细听，一定有潺潺的水声，若你低着头，头，头，那还真有点难了。不妨抬起头来，看——两侧的山峦连绵起伏，葱茏叠翠，梧桐、香樟、马尾松、枫香树、胡桃楸……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密密匝匝，绿意如阴。钻进林中的小径，可见大部分的树，高度都在二三十米，有的甚至有五十米，好似篮球运动员身相比高，抢着迎接每天的第一缕阳光。不是吗？树有多高，根就有多深，从天而落的甘霖，都渗入了黑土，顺着它们的根脉，不是水脉，悄无声息地潜流，最终汇入湖中。

三思湖的水非同一般。不一般的地方，就在于它的绿。三思湖的绿是淡泊的，深沉的，像一满腹经纶而又不露声色的长者。对，师长的长，学长的长。让他在他的面前，不敢有半点造次。

课余，我常流连于湖畔，走走，停停。眼睛困了，便挑一簇水草，一块奇石，张望，甚至发呆。有时还会转过身去，走上一段回头路。似乎不这样做，就会有很多东西看不真切。好比坐在湖边的静心亭，捧着一本书，已读到了一百页，却又倒回，从五十页重来，就想反复几遍，把字里行间的精髓嚼出来。

这是一个清静明澈的湖。只有在这样的湖里，才会有这么机灵慈爱的鱼儿。那天清晨，山林还没在橙黄的曦光里，我独自来到三思湖畔，寻得

一处架在水上的廊台，让大脑几近静默，任目光在凝绿若璞的水面上游荡。无意间咳嗽了一声，顿见湖水荡起了清波，不，是彩波！继而，数不清的各色锦鲤，不约而同向我的脚下游来，搔头摆尾，你挤我闹，像五颜六色的花瓣从簸箕大的泉眼喷涌而出。它们昂着头，张着小小的嘴，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……我两手空空，未语许久，待见它们似乎失望，摇着尾鳍向一旁游去，不免满心愧疚。自那，再到三思湖，我都不忘带上一二点面包或饼干，想挽回一些面子。

我不由想起今春朋友邀约的一次郊游。来到一个湖边，严格一点说，是在田间挖出的水塘！美其名曰捉鱼，但在那浑浊而飘着泥腥味的湖里，却难见半点鱼影。往塘边撒上一把饵料，过了四五分钟，才见一条鲤鱼，另有一条草鱼，懒洋洋地从水里游出来。不，不是老了，还是累了，应该都不是。初见其身上有不了鳞片脱落，血痕斑斑，我断定是生病了。待到午餐，看到桌上桌的鱼片，并非往昔的白嫩，而呈浅淡的黄色，我的胃口瞬间关闭。

其实，在三思湖里，还藏着比绿更美好的东西。那天傍晚，天气燥热，我本是在森林步道上散步，却觉得林里的蝉鸣胜过往日，紧贴大脑的耳膜开始抗议了。我赶紧逃之夭夭，来到了三思湖畔，但那高风唳的鸟鸣声依然不绝于耳。我有些烦，斜靠在静心的长椅上，眯着双眼养神。忽然，我发现旁边的湖面上漂着三团黑乎乎的东西。赶紧睁眼细看，哈哈，不就是黑天鹅呀！原来，它们把那长长的脖颈收放在后背上，将头插在翅膀下，睡得正香呢！难道它们听不到这般聒噪的蝉鸣吗？难道它们不担心外来的侵害吗？……想着想着，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只黑天鹅，轻轻地在湖面，耳边，只有涟漪颤动的声音，只有时光流逝的声音……待回过神来，那种“山中无人兮若杜若”的幽寂况味，想必只有自己知道了。

为什么叫三思湖？是该问问这名字的由来，有同学告诉我：思进、思变、思源。我想，在湖边行走，以水为镜，平心静气，多问问自己：我从何处来？现在干什么？今后往哪走？这不也是三思吗！